

藏在沙漠裡的那口井

文 / 黃曉芳 臺北慈濟醫院心理師

在普通病房見到病人與家屬在一起的那個時刻，我有一些恍如隔世，整一個月，我走過加護病房的長廊，大門打開了家屬眺望的眼神，這個眺望從焦急，到篤定，篤定自己的孩子活下來了，而未來，「沒有關係，我們陪著你一起。」一位母親透過視訊這樣跟孩子說。

整一個月，在觸碰不到的距離裡，我抬起手，想為家屬摸摸孩子的頭，卻滿布植皮後的血點；我想握握孩子的手，包裹著紗布……只剩肩膀還能拍拍，卻覺得這一拍，太輕，抵不上換藥的疼，復健的痛，好似徐志摩那首〈別擰我，疼〉：

「別擰我，疼，」

你說，微鎖著眉心，

那「疼」，一個精圓的半吐，在舌尖上溜——轉。

一雙眼也在說話，

睛光裏漾起心泉的祕密。

那疼，鎖在眉心，化入嘶喊，融進眼淚，一雙眼在換藥後，渴求著喘息，好似在跋涉過疼痛的沙丘後，渴望遠方的一口井，「使沙漠美麗的，是在某個角落，藏著一口井。」《小王子》說。我在想，那口井是什麼？是遠方怎樣的一個未來，可以熬得過眼前？



八月下旬，黃曉芳心理師祝福一位將出院的塵爆傷者。
攝影／吳裕智

在一次喘息的片刻，我走進了病房，那一雙眼，漾起太多祕密，家屬允許了我們單獨談話的空間，我猜想了每一個祕密：飲食、復健的進度壓力，因此與家人的互動壓力，身體心象改變的失落，生涯衝擊的茫然……

「我擔心不知道疤會長成什麼樣子……」病人望著雙腳，嘟著嘴。

「換藥的時候你有去看傷口現在的樣子？」我問，病人點點頭，我繼續說：「你很勇敢，敢於面對身體的改變，但身體需要時間去復原，給它一兩年的時間，讓疤痕慢慢地穩定……」

病人靜靜地聽，慢慢地抓癢。

「在疤痕穩定的過程當中，嘗試不要去討厭它，因為它就是在變化中。」疤痕是不可控部分，我聚焦在可控部分，「對這個變化，你可以做的是穿壓力衣，以及復健。」

這是一個可見的圖像，穿著壓力衣，做復健；而疤痕的變化，是未來的不可知，但是，前者可以影響後者。每個人都需要著力點，而父母的著力點，在無法代替復健，代替進食的情況下，就是準備三餐，督促進度。

每個人逐漸進入自己的軌道，繞著孩子公轉，孩子也自行轉動起來，在嘶吼多少次的換藥，拖延多少次的復健後，在一次的談話裡，我發現已自行發展出轉移注意力的方式，「換藥我就看 XX 綜藝節目，他們講話我還聽不到呢！就一直跟著節目笑。」這個孩子說，「復健走路的時候，我就戴耳機聽音樂！」

據父母證實，這一招足足走了四到六大圈的病房距離。

從第一次費盡千辛萬苦地坐起來，垂著充血脹刺的雙腳，到輪椅，到抬腳……因為見證過這從新學步的過程，才知道這四到六圈有多麼不容易。

在學著爬樓梯的進度當中，也準備出院了。那天我準備了一個史迪奇的樂高，病人先驚呼可愛，接著就說：「復健嗎？」我們笑成了一團，是，極小的樂高模型，可以拼出的那天，復健也逐漸拼湊完成。第二個意涵是，「史迪奇的兩隻耳朵有缺陷，是個被丟在地球的外星人，在地球上，牠學習接納，喜歡自己的身體。」

孩子紅了眼眶，我也有點哽咽。我說，愛哭、怕痛的 Selina(任家萱)找到自己的意義，我知道你也可以。也許要如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》一樣，非得走上這一大圈，才換得一種眼光，看到生命中最閃耀的，如寶藏般，如井泉般，就在身邊。👤